

古文辭類纂

第一函  
第六冊

奏議類下編一

董子對賢良策一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箏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召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

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少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旨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目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目此見天心之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以策之次第當先對作樂然語非切要故從非

天降命不可反意說起以勸勉行道對夙興夜寐非無補以警動之下乃從行道引入作樂科條不押而意自貫通

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

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曰孔子在魯。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

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曰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目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糝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

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  
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參也。孔  
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水也。水之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  
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  
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  
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其次王。王  
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  
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  
端於天。此段專對何修何  
飭至精末皆一意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於  
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

獨成歲終。陽曰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策問內不正不直一層董子所不對而寓

意於此謂人君正己固無取以察察爲明也

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

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

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上段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德也下段皆

言教也所當脩飭二者而已而以禍祥可致開其中不截然分兩段固是古人文字變化多有如此而德教相因亦非兩事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

之走下，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

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

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太學

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漸民曰仁，摩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

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

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

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



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呂佻。未嘗有呂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呂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

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子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曰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曰督姦傷肌膚曰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秬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

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曰爲  
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  
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溘  
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  
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  
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曰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曰天下爲憂而未曰位爲樂也故誅逐亂  
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  
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道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  
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卽

天子之位。自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

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濫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百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

此篇亦應前篇設誠於內德也。厲，士求賢長吏教也。從賢長吏內，又推出選郎吏之法。及官不計日月兩層，亦如介甫上仁宗書綱中有目目中，有細目，但漢人文法自渾古耳。

夫

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

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沍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訾未必賢也

按郎中比三百石蓋出爲令中

郎比六百石蓋出爲守其選此者以吏二千石子弟及富訾二途漢初制蓋如此若爰益以兄噲任爲郎中是吏二千石子弟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爲郎惟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意其比甚少故董子云未必賢也自元光九年舉孝廉元朔五年予博士弟子嗣後郎選乃出此二途班固所云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其原自董子發之此固郎選之盛矣然漢初所云以訾爲郎者訾算十以上得就選耳去取猶決於上有市籍者猶不得官及武帝元鼎以後株送徒入財得補郎則市儉以財賄自操仕進之權矣是郎選之盛衰皆當武帝之世也

且古所謂

功者曰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曰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曰赴功今則不然繁日曰取貴積久曰致官是曰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曰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

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曰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董子對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自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自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



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虞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前兩策問偏問諸賢長此策，蓋獨問董子故策首謝此意。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曰化民，民曰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曰相接，驩然有恩；曰相

愛此人之所曰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爲君子。此之謂也。冉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曰晦致明，曰微致顯，是曰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

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  
已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  
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  
已。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  
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  
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  
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  
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  
者，已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已掇溢扶  
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  
已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  
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掇，當用此也。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曰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查陛下有明憲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此篇末陳不壽民利黜絀百家二事非策所及而自發之亦因冊有悉之究之語也然皆貫以天人古今故首尾一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少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自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繇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虜此民之所曰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曰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浸曰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曰蕃

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曰爲制，大夫之所當循，曰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曰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曰上亡曰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曰：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

奏議類下編二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

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也子由爲兄墓誌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而宋史本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蓋史誤也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已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

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  
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  
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  
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  
於寡昧曰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  
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  
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  
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  
訪臣爲哉今也猶曰道遠爲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  
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  
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  
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

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

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罄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人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眾愁嘆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

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聞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聞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

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眾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無以相羣則不能行

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



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

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

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與。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更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眾。愁嘆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竝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

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吸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

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竝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禳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

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天下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

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

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旣眾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



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單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

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聞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奏議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蘇子瞻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

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  
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  
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  
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  
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  
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  
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  
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  
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  
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  
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旣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

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

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趙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



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其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閒而可入，有閒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閒，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眾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

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僇者而與之。然則粹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僇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 蘇子瞻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寶；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可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

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  
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  
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  
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  
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  
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  
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  
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  
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  
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  
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  
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

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偃偃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眾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

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

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

將賢人眾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按此篇立

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 蘇子瞻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眾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

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



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勵精省事莫如任人勵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

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勵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

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  
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  
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  
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  
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  
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  
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  
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  
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  
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  
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

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  
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  
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  
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  
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  
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  
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  
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  
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  
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  
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  
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

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  
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  
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  
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  
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  
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  
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  
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  
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  
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

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  
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  
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  
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  
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  
益。眾。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  
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  
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  
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  
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  
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眾。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  
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

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宴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

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至於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



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眾，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羸。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子瞻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與？器械鈍弊而不足用，與抑爲城郭不足守，與廩食不足給，與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

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虬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

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閒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

曰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其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疆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

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眾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而

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旣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旣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旣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閒，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眾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

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眾，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遂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

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



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  
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  
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  
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  
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  
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  
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  
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  
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  
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  
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  
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

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冒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卒然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

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士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此文體勢辭氣俱似明允

蘇子瞻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蹙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

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

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

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

奏議類下編四

古文辭類卷二十四

蘇子瞻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閒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宴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



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更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

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

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  
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  
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  
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  
則眾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  
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  
之所以狃陳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  
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  
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  
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

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  
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  
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以  
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  
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  
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  
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  
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  
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  
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  
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  
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天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

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閒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

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閒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其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閒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

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眾，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閒，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閒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窠藪也。彼僭立四都，分

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  
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  
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  
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  
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  
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  
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  
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  
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嚮繼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  
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



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壅湧而不可收。旣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

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

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  
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滯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  
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  
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  
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  
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  
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  
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  
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  
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子奪之柄黜陟天下以

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  
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  
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  
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  
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  
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  
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  
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  
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  
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  
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  
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

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

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

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  
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  
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  
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  
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  
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  
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  
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  
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  
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  
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夫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  
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

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起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閒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粃粃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鉶斯趙以薊茶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捃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



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閒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

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中間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與競

義不甚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閒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閒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

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

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

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驕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閒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

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之詞而各盡其味也

書說類一

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三年。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肅按王者言推尊之莊子彼兀者而王先生

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

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



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

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

人臣車蓋不建車上雨則擁之其槎直若左建則曲柄建于車上即左建

矣易當爲易即馬額之錫其言侈於臣禮不但坐乘張蓋而已

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

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

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懼而

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

戟者有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

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

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

從

陳軫爲齊說楚昭陽

顯王四十六年。楚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

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陳軫說楚毋絕於齊

楚懷王十六年

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闢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闢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

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

陳軫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大事記載顯王四十七年齊宣二。十一年吳師道疑在赧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

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周顯王三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

蘇按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負自此入河。雁門在西北沙漠之負。自此入路。

皆達於燕南。故南有其饒也。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

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促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

恐卽蘇秦說燕之。年肅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



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此上郡是韓地在河北者，平陽上黨皆是非魏西河之外地，後入於秦之上郡。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

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也。臣聞明主絕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  
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  
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  
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  
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  
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  
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秦攻  
不應遠涉渤海蓋清河之誤耳史記是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  
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  
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  
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飭

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

史記作說。宣惠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商字依史記策作常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

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卽斬堅甲鐵幕革抉拔芮無不畢具

國策甲下有盾鞬鞮字按拔讀伐卽是盾不當重及故從

史記去三字又下文被堅甲三句承上三項則堅甲屬下句讀與卽斬屬爲句者非是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

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

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

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

顯王三十六年魏襄二年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

邵陵舞陽新鄆

後漢郡國志汝南宋公國周名鄆邱漢改召新鄆然則此新字衍抑當依史記新都

東有淮潁沂黃蕞棗無

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

史記正義謂河外爲河南地此猶未明蓋大梁正河南地若言其北當言河內

矣蓋魏以大梁鄴夾河南北並以爲都其正北乃韓之上黨不可舉也此云河外乃河既折而北流爲東河其東南曰外乃秦漢之東郡地在大梁東北者耳卷衍不知何處必不如注家以漢河南郡

之卷爲解蓋卷正是上文長城之界非此卷衍此卷衍亦東郡左石地耳以張儀說魏秦下河外拔卷衍則趙不南魏不北語證之尤明又蘇秦說趙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並非正南河之南地

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詠王外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

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而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

齊宣王十年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畱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



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聽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

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

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說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姚宏曰：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對曰：夫約均，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

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彤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

史作奉萬乘助齊  
伐宋今從國策

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

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

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  
 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  
 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  
 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遙史作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  
 秦符曰其上計破秦其次必長擯之秦挾擯以待破秦王必患  
 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  
 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  
 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執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  
 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  
 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  
 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

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齊潛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

當在赧王三十六七七年燕昭末年秦拔楚郢鄢時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

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

舟史作乘船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

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

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

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

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

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

韓氏此韓氏河東地名屬魏太原卷下軹道徐廣曰霸陵有軹道屬蕭按此謂河內軹縣徐誤道南陽封冀兼包兩

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

之口魏無黃黃有三在河內者曰內黃在陳留者曰外黃在曹州者曰小黃與濟陽連此黃小黃也史記本有外字非是濟陽決宿胥之

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

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

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

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

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

曲致蘭離史無離字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

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

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

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史作至公子延因犀

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史作謀石遇敗於馬陵史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

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



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

晉國謂安邑晉末獨有絳曲沃而魏居安邑近之趙韓皆遠故謂爲晉國蘇厲曰韓亡三

川魏亡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人民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豐穀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國策作惡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

二周故以齊餒天下

憎齊及以齊國策作韓吳師道乃疑厲爲韓說而齊字爲司馬子長所改此大誤也蘇代云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正

此時情事故爲齊說而語及韓國策誤本乃盡以齊字作韓豈可據耶事當在齊潛賂走燕未盡取齊七十城時大事記疑非此時事亦不然也

恐事之不合故出

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

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

夫物固有執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

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

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

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

里策有秦盡二字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

矣秦之上郡近挺關策作扞關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故楚趙皆有之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

秦以三郡策作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

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鼎按上黨蓋韓趙各有分地韓之上黨在南趙之上黨在北燕盡齊之北地以下言秦兵之從

南路者秦之上郡以下言秦兵之從北路者兩路皆通燕則趙斷爲三矣

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而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莖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佞策作交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蘇厲爲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

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蘇武不降歸漢不出也

蘇武出使匈奴以單于之命殺之

蘇武出使匈奴以單于之命殺之

蘇武出使匈奴以單于之命殺之

蘇武出使匈奴以單于之命殺之

蘇武出使匈奴以單于之命殺之

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書說類三

古文辭類卷二十六

張儀說魏哀王。

不日齊益魏則自心

言公之言

更公之言

人主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執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

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

策作晉陽誤今从史記

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

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

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太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執不兩立而

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係從人語與下文義不貫疑衍

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



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策作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

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其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

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本辭，爲縱橫學者爲之耳。爲此文者蓋以爲說頃襄王若面對懷王不應云是王大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遷壽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爲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後也。

###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間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踰踰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

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踈後，蹄閒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執然。

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主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壘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

伐魏之事者髡所說不伐魏之事也

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

史之身上不重王字策接地上無忘字以文義

皆應有之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

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  
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  
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注  
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  
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  
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恃甲兵之強乘毀魏  
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  
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  
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



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  
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  
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  
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  
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  
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劓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  
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言鬼無所歸而爲妖  
祥如狐也與作狐傷無所  
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  
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  
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

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隋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注地言地偏注於楚也。史作樹怨於楚。詘令言歸帝重於齊。是王失令下而韓魏不聽爲所詘也。史作還令一作還令。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河內山在秦東者。策作山東。非曲河。策作河曲。亦非。蓋言帶以則于義當謂河水。非謂河曲之地也。韓

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

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者耶？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

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

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  
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  
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  
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  
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  
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執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  
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  
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  
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  
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

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

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  
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  
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  
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  
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  
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  
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  
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  
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邠巨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  
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

生殺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

以爲父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取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

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主不同量謂夫差非其父之倫或有臣字非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

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

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耶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

史記以。爲蘇代。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

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執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曰善改其弊

齊今昏昧無道而後秦國曰不可軍於其地也秦不  
可以舉也曰王聽不與夫與字之用象限於一限會合與  
益而秦宋之無與以救火之由緣至與善福於言曰指秦之  
秦以與軍今會歸賦諫而楚人切諫不聽與火不立今王之此  
卒皆歸而為也皆歸與楚心無與矣且夫攻人謂者餘之此  
對下之也上之與之此以爲此者秦也而王其外之楚也夫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終